

你在犹豫沉迷,毫不知觉与人的差距

□ 范俊强

距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,而是在一日三餐之外,八小时工作之余,在喝咖啡、大觉、打游戏、玩手机时,不知不觉产生的。

家境、经历、教育、机遇、选择、视野和格局,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,都是左右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因素。

起点不一样,还按部就班不注意弯道超车,有差距是必然的;起点一样,产生差距是从一次次偶然、点点滴滴的积累开始的。

你一定记得:小学时,同学们的学习成绩、生活水平都相差无几,中学也都马马虎虎说得过去,上了大学,尤其工作以后,才猛然发现,同学不同命,同乡不同命,同事不同命,命运的大闸已悄然拉开,从此有人乘风破浪,有人漂泊沉浮。

也不得不承认,你只看到别人轻而易举手到擒来的从容,没有看到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的背影。差距都有看不见的过程,却是有目共睹的结果。

差距近了,有情感基础作底,两个人还可以在推杯换盏之际,追忆往昔;差距

大了,交往便意义不大,两个人也心知肚明,关系已今非昔比,再坐一起,也没什么共同的话语。一个工薪阶层,为生活开支活得小心翼翼,一个商界翘楚,一出手就是百万千万的大生意,坐在一起谈什么呢?家长里短?工资多少?没意思嘛!

距离产生美,基于认识上的趋利避害,只愿意相信美好的;基于不曾深入了解的朦胧美、神秘感。就像相互欣赏爱慕、性格相似的人,并不一定适合在一起生活。就像两个一见钟情、爱得死去活来的人,大多经受不起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的消磨,最后以不欢而散收场。殊不知,一个人性情、习惯和缺点的细枝末节,都是在不为人知的地方“秋毫毕现”,而不是在精心装饰、只为光鲜示人的表面。

平等可以让淡忘落差带来失落。君不见,阳光明媚,照耀着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,也温暖着蹦蹦跳跳的细菌微尘;惠风吹过山岗,也轻抚心田,林海松涛阵阵,心旌摇荡,也让人禁不住想引吭高歌。

距离,是从心开始的。人各有志。志向、志趣,决定了两个人在一次简单的相识之后,是志同道合、携手大干一场,还是分道扬镳,停留在知道性别姓名的泛泛之交。当然,志同道合的人,也会有距离,不仅仅因为“君子和而不同”,而是因为细分之后,人生走向——最终依旧是,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只是,相对晚一些离场,晚一会儿道别的事。

所有的相遇,都是久别重逢。这是心声,这是期盼,更是由远及近的诗意。但,随之而来的,还有诗意之后的比较,秋阳之后心照不宣的初冬寒意。

杨绛先生说:“当你身居高位,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;当你身处卑微,才有机缘看到世态真相。”

身份的差异、吃穿住行的差距,可以一目了然。但是,认知上的鸿沟,不是一两句就能填平逾越的;知识的诅咒,也不是多看一两本书就能破解的。

普通人竭尽全力追求的,能够对付

的,也只是像样的普通生活。他们感同身受的是,自己小心翼翼费力讨来的生活,遭受一点意外打击或风雨,就在措手不及间,多年努力便付诸东流。

知乎上有一句高赞的话:“你从80楼下往上看,全是美景,但你从2楼往下看,全是垃圾。人若没有高度,看到的全是问题;人若没有格局,看到的全是鸡毛蒜皮。”

功名利禄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,生活的幸福内容和形式,远比你得到的多得多。

《物种起源》的作者达尔文在自传中说:“假如我能重新度过此生,我一定不要忘记,至少每星期读一些美的诗句,欣赏一些美的音乐,使我单调的头脑,平凡的心灵,获得滋润,回复自然之美。如果丧失了它,就等于是幸福的丧失。”

无论如何,都请你要相信:各种距离,各种差异,都不妨碍每一个为梦想孜孜以求的人,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实现力所能及的幸福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点滴

螳螂与蝈蝈

□ 赵盛基

螳螂那两只灯笼似的眼睛咄咄逼人,两把带有坚硬锯齿状的大刀所向披靡,是昆虫界的顶级掠食者。

交配季,为了补充体能,储备能量,螳螂出动了。来到小树林,先是在地面上搜寻,见到小虫,根本不屑一顾,它要逮大个的。没发现目标,便飞到树上,一边爬行一边灵活地转动头部,瞪着亮闪闪的大眼睛,四处寻觅。

终于,一只绿莹莹的蝈蝈与它走了个碰头。

螳螂忍而不发,停住脚步,等待着蝈蝈靠近。蝈蝈越来越近,已经来到了螳螂的捕猎范围,螳螂猛地扑向蝈蝈。蝈蝈被突如其来地打击吓蒙了,慌忙招架,怎奈不是螳螂的对手,没过几招就落荒而逃。螳螂哪里肯放过,跟在后面穷追不舍。

很快,螳螂追上了蝈蝈,它们又纠缠在一起。正当螳螂锋利的大刀即将落下的时候,蝈蝈赶紧撤离,围绕着树干转圈圈,与螳螂“捉迷藏”。

没能迅速收获战利品,螳螂气急败坏,它停止追击,匍匐在树干上等待时机。蝈蝈也累得够呛,螳螂不追,给了它喘息的机会。

螳螂不甘心,自己让手下败将跑掉,岂不成了昆虫界的笑话?对峙半晌,它想进行最后的决战,一招制敌。于是,使出全身力气,挥动大刀向着蝈蝈飞扑过去。

瞬间,激烈的厮杀戛然而止。你可能会想,这下蝈蝈完了。然而不是,完的不是蝈蝈。就在最后关头,占尽上风的螳螂不小心撞到了蜘蛛网上,而处于下风的蝈蝈则全身而退。

其实,这也谈不上什么意外,纵观古今多少事,强者未必就是最后的赢家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□ 王南海

什么是美?有人认为花容月貌、闭月羞花是一个姑娘的美,或如唐代美女般丰腴,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,或如宋代纤细轻盈的女子体态。健康是美,活力无限,朝气蓬勃;而西子捧心也是一种柔弱的美。

美,与金钱无关。看到过脚步匆匆的白领,他们为了生计每天都忙碌着,奔波着,自然也享受着物质带来的稳定感和幸福感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草原上遇到了一个放牧的男孩儿,他的皮肤黝黑,牙齿却洁白光亮。那天,他躺在牛背上,用帽子遮住脸庞。我问他在做什么,他笑着反问我:“你没感觉今天的阳光特别温暖吗?照在身上,好幸福。”那一刻,我突然感觉他是一个懂得美的人,可以活在当下,懂得珍惜此时最简单的幸福,那就是最温暖和煦的阳光。

美,是不攀比,不模仿。西子捧心是美的,而东施效颦就是丑的。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极为独特的生命,模仿只会让自己失去了自己最本真的美。而攀比也会让我们丧失了内心中最平和的美,而变得焦躁,乱了脚步。其实,淡定、从容才是人生最本真的美。玉石自然是美的,温润光洁;可是,一块普通的石头难道不美吗?每一块石头都是经历了自然的更迭、变迁,浓缩了岁月的沧桑,而当一块普通的石头被赋予了一份情感后,那就更加价值连城。

庄子云:天下有大美而不言。自然的美,最深邃,最无言。我最爱欣赏自然的大美。每年我都喜欢自驾西部,去高原阔土中领略自然的大美。那些地方是不用围起来收门票的,雪山连绵,草原辽阔,牛

羊成群,野花遍地。一切都呈现着最自然、最放松、最柔软的状态。你会听到康巴汉子唱起婉转嘹亮的情歌,也会看到身着民族服饰的姑娘,梳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小辫子。每每日出时,日照金山,太阳把整座雪山点亮,接着,随着天光的变幻,呈现出动人的风景。即便是草原上的野花,也有很多很多的品种,不同的色泽和花形,你无法说出哪朵更美,哪朵最美。每一朵在属于自己的生命里,肆意张扬地绽放,拥有生命的时候,就是要每一天都开得最美。你即使闭上眼睛,也能听到天空中雄鹰的哨声,听到牦牛脖子上铃铛的“叮当”声。一切都美得绚烂。

此时,你的心是宁静的,自由的,喜悦的,你感觉阳光这么美好,一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。美就是这样,让你陶醉。而这种美,是一种心灵的自由,自由地支配时间,自由地冥想,自由地感受。此时,人最放松,也最美。

这个世界是丑的,还是美的,不在于外在,而在于自己的内心。内心通透明亮了,这个世界也会温情、美丽起来。如此想来,顺境是美,逆境也是美。人喜欢顺风顺水,喜欢一切遂心愿,这也是人们最美好的祝愿。殊不知,逆境也是一种美。它告诉我们需要坚韧,需要苦中作乐,形成了一种豁达之美。

在自然面前,人不过是一种卑微的生命。当我们用宁静而诗意的心去欣赏,当你凝视一株小草,一抹夕阳,都是一次触动心灵的对话,此时你会懂得万物都有自己的使命,都有自己的灵性之美……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文苑

以瓦为之

□ 严阳

唐人吴兢的《贞观政要·卷十·论畋猎》记叙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:谷那律担任谏议大夫的时候,曾跟随唐太宗外出打猎。途中遇上大雨,唐太宗问谷那律:“油衣该怎么做才不会漏雨呢?”谷那律回答说:“如果用瓦来做,肯定不会漏雨。”——其言下之意是希望太宗不要经常游猎。

唐太宗对谷那律的回答大为赞赏,赏给他帛五十段,外加一条金带。

谷那律,复姓谷那,魏州昌乐(今河南南乐县)人。此人平生广涉群书,尤通经学,是当时学问最深的经学家和学者。贞观年间,由国子博士(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中分管教学的官员)升任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。在这次跟随唐太宗外出打猎的过程中,碰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:天忽然下起了大雨。而针对唐太宗“油衣该怎么做才不会漏雨”的问题,他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:“用瓦来做。”

“油衣”应该类似于今天的“雨衣”,但是,其制作材料有些不同:极有可能是用布作为基料,再涂以桐油。或许是因为制作的材料和方法存在缺陷,所以,唐太宗打猎时使用的“油衣”漏水了。而谷那律恐怕也未必知道怎么做才能让“油衣”不漏水,可他知道作为皇帝,如果在打猎一类的娱乐活动上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,那么,必然会影响到治国理政——“玩物丧志”那可是众所周知的古训。

谁都知道,“用瓦来做”只能是笑话,是谷那律灵机一动的产物。而他这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清楚的,那就是让唐太宗多待在屋里少些打猎。唐太宗或许最初的反应是一愣,但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谷那律真实的用意——唐太宗的智商可不低。而从后来他对谷那律的谏言大加赞赏,而且赏给他五十段帛与一条金带来看,他欣赏的可不只是他的表达技巧,还有他良苦的用心——为政之人,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政上面。

所以,谷那律的“以瓦为之”,真的值得我们好好体味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